

KUNMING XIAOSHUO DUBEN

昆明小说

读本

云南出版集团
云南美术出版社

《滇池》文学杂志作品精选丛书（2004—2014）

The Dianchi Library Magazine Carefully Chose Series

昆明小说读本

云南出版集团
云南美术出版社



《滇池》文学杂志作品精选丛书（2004—2014）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昆明小说读本 / 张庆国主编. -- 昆明: 云南美术出版社, 2014.11
(《滇池》文学杂志作品精选丛书. 2004~2014)
ISBN 978-7-5489-1778-6

I. ①昆… II. ①张…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71568号

责任编辑: 连小楠 郑涵匀

装帧设计: 《滇池》文学杂志图书策划出版工作室

责任校对: 李家源 张京宁

《滇池》文学杂志作品精选丛书 (2004-2014)
张庆国 主编

- | | |
|------------|--------|
| ●滇池文学奖作品读本 | 张庆国 主编 |
| ●昆明小说读本 | 张庆国 主编 |
| ●昆明诗歌读本 | 张庆国 主编 |

出版发行: 云南出版集团

云南美术出版社 (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

印 装: 云南省人大办公厅印刷厂

开 本: 1/16 787×1092

印 张: 19.9

字 数: 346千字

印 数: 1~3000

版 次: 2014年11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89-1778-6

全套定价: 58.00元

目 录

(作品选自 2004—2014 年《滇池》文学杂志)

中篇小说

碧色遗梦 / 海男 / 3

美人赠我赤练蛇 / 刘广雄 / 35

螺旋结构 / 半夏 / 69

蚍蜉 / 包倬 / 99

孝子 / 黎泉 / 129

旅游者 / 马可 / 156

留白 / 唐汝芬 / 179

短篇小说

水塔记 / 徐兴正 / 209

梦回广陵(小说三章) / 雷杰龙 / 219

地下九千尺 / 余文飞 / 246

青果 / 阮王春 / 255

远山无人 / 池也 / 273

很远的地方 / 王毅 / 285

李明屯的春天 / 李秀儿 / 295

一个人的滇军(二题) / 老咪大大 / 310

中篇小说

碧色遗梦

海男

1. 第一个看见弗朗西斯出现在碧色寨的人应该是谁？

那是一个午后，丽莎刚好推开窗户，每天的这个时刻她总是面朝着整个火车站，这时候会有一辆火车从越南途经碧色寨。她会站在窗户或者双臂趴在窗户往火车站方向看去，在这个不足100米的距离里，她会看到有乘客下站，他们通常是欧洲人，他们在几十年中源源不断地进入这个地区，更多的人独立的下站，还有一些人带着家眷，带家眷者通常会带几只箱子。车站几十年如一日，迎候着异域人进入碧色寨，这不仅是一座人们传说中的特级火车站，它也是在通过火车传播的一座乌有之乡。许多人进入这个地区，更愿意在碧色寨住上一段时间，有些人住上一段时间，感受几天这里的乌有之乡气味以后就离开了，有些人却再也无法离开碧色寨，比如，母亲艾米莉，她就是一个愿意感受在碧色寨的法国女人。自从进入碧色寨以后，母亲就建立了她的医院，从而可以演变她内心的生活。比如希腊人马克，他因为偶然经过了碧色寨，从而在偶然之中看见了采桑子之后，就再也没有离开碧色寨。这样的个例在碧色寨很多，你很难研究他们为什么在这样一个战乱的世纪，驻留于碧色寨，尽管碧色寨是一个小世界，它拥有社会的一切服务设施，但它面对一个世界的地理图像时，仍然像是一只看不见的跳虱般纤巧。如果失去滇越铁路，或者将它剥离出滇越铁路，它很快又会回到它像一只跳虱的命运之中去：寂静、朴素，很容易被这个世界的目光所遗忘，很容易被世界屏障所遮住。

所有进入碧色寨的人们都会在此停留一夜或者更长时间。

他们无法说清楚为什么会在碧色寨停留，正像人们无法讲清楚人类赐给凡俗者的旅途是为了什么一样。更多的旅途者的内心被虚无掩饰着他们的目光和意图。虚无是碧色寨通往人们心灵世界的一种幻想术，尽管这座车站是现实的，它的现实遍布在碧色寨的邮局、医院、酒楼、货站等等。在一个拥有现实的小世界里，虚无源于人们的精神所追寻的光泽。

你很难判断在碧色寨，现实和虚无在何处相遇。

于是，列车又一次在这个显得有些慵懒、恍惚的时刻进入了碧色寨，你如果在下站的人群中看见那个满面胡须的弗朗西斯的话，你到底是看到了虚无还是现实？旁边，在铁轨一侧，一个法国男人坐在一把椅子上，他就着一瓶香槟，在畅饮着，他大约是醉了，依傍着铁路，依傍着哐当声，依傍令他内心忧伤和迷惘的旋律。

突然，丽莎的目光凝固在那个站在火车站的男人身上，他的满面胡须早已使他变成了另一个男人。他的满身疲惫看不出当年从蒙自消失的英俊的弗朗西斯的模样……尽管如此，丽莎的心跳得快起来，她摇摇头又肯定地再次将目光投向车站上那个男人。

那个男人手里拎着两只箱子，左手和右手分别拎一只，这是两只咖啡色的皮箱，纯热带咖啡的那种颜色。这也是扑面而来的欧洲旅行者游离于碧色寨时的基本色调。这令丽莎想到了父亲身上的色泽，一个被咖啡色上衣裤、皮靴、皮带、皮包、摄影包、望远镜所笼罩的铁路工程师的形态。

这个拎着咖啡色箱子的男人让丽莎想起了一个男人。

已经消失了十几年的弗朗西斯在她内心世界中重现而出，这样的场景，每当她见到采桑子时，总会越过火车站的铁轨，越过岁月那潮湿的眼眶扑面而来。十几年来，她一直站在采桑子身边，以一个女人和作家的心态去理解采桑子孤寂的守望。

当她以一个女人的心情前去理解守望者的采桑子时，她的内心交织出疼痛、迷惘和悲悯，而且还伴有少许的埋怨。她以一个同性者的身份体现着这个女人的寂寞和爱情时，也在内心埋怨着音信湮灭的弗朗西斯的不负责任。

当她以一个作家的心情站在守望者采桑子身边时，她既理解守望着采桑子的爱情，也同时理解弗朗西斯漫无边际的旅程，以及他音信杳无的生活方式，这是两种不同的对于人性故事的切入口，她理解采桑子始终如一的等待和守望的形态，这个平凡的女人依赖于碧色寨的时空，依赖于她内心坚韧而强大的爱情，带着他们的女儿丫丫驻守在碧色寨，因为她自始至终有一个坚定的信念：弗朗西斯一定会乘火车回来的，同时，她仿佛看到那个以漂泊和漫游为主题的弗朗西斯，她高中时的同学，因为父亲是一个外交官而来到蒙自，同样，弗朗西斯也就乘火车来到了蒙自。在蒙自，弗朗西斯认识了采桑子，两人陷入了爱欲之中。之后，弗朗西斯仍然乘火车离开蒙自，因为在弗朗西斯的世界里，前往印度是他的一种理想漫游生活，弗朗西斯不会囿于蒙自女孩已经怀孕的现状，不会囿于传统的规则之中，因为印度在召唤着他的灵魂。

突然间，在间隔百米的距离之中，丽莎看到弗朗西斯的眼睛，在那个拎

着两只咖啡色包的男人脸上，她寻找到了弗朗西斯的眼神。她咚咚地穿过楼梯，在她内心世界一个现实扑面而来：采桑子等待的那个男人回到了碧色寨。

2. 她跑到了火车站，离弗朗西斯越来越近了

原来距离如此之近，她跑到火车站台，离弗朗西斯越来越近了。弗朗西斯面对着火车站，他此时此刻的身体既是疲惫的，也是充满期待的，猛然间，一个穿法式长裙的女人来到了他面前，他很快叫出了丽莎的名字。对于他来说，过去了十几年，丽莎的变化并不太大，如果说有什么变化的话，那就是在十几年之后，当弗朗西斯西去印度经历了那里的天空笼罩和故事以后，那个叫丽莎的女孩子变得成熟起来了。女人之所以像果实一样在秋色成熟起来，是因为女人在春、夏以后已经历炼出了身体中饱满的元素，那些丰盈的雨水、炎热的季风，呼啸而来的风暴，肆虐的疼痛，使女人用身体负载着世界上所有一切极限或无极限的羁绊，就这样女人成熟了，她们在男人面前变成了果实。丽莎的眼眶中涌满了泪水，这泪水是她作为女人，为另一个女人采桑子而荡浮出来的。现在，她面临着将弗朗西斯带到采桑子面前的现实，她感觉到了弗朗西斯的目光在眺望中寻找的那种迷惘和追问，然而，十几年已经过去了，他已经习惯了忍受漫长旅途的喧嚣和寂寞，现在，他缄默着。丽莎对他说：“我想带你去见一个人，你知道这个人是谁吗？”弗朗西斯什么也不说，他的目光是苦涩的，这苦涩，如果回到十几年前的蒙自，是无法在他眼睛中看到的。是时间的沧桑给了那双眼睛苦涩。是时候了，丽莎将把这个男人带到守望者采桑子的面前去。

弗朗西斯变得少语了，他沉默中跟随着丽莎往前走去。

3. 采桑子现在在干什么？

采桑子的现实生活早在十几年前就已经成为定格，那是镶嵌在铁轨上的螺钉，那是朝暮深入她世界的一种雨露。采桑子的现实是过桥米线店和她女儿丫丫的现实，在这两个世界里，看不出她会害怕什么，似乎只要有两者环绕于她的身体，她就一定会捍卫她生命中的信念。

采桑子的现实是坚守在碧色寨的世界里，每天聆听火车的鸣叫，哐当声、呼啸声越过她的耳膜，越过她的视野。

采桑子现在在干什么？她置身在过桥米线店内忙碌着，虽然店内有小工在忙碌，但她是管理者，没有她，小小的过桥米线店就会混乱起来。她管理着店内的一切运转，比如盐、酒、辛辣味的弥漫，她要为这些味道筹集香味并诱引消费者的味蕾，为其如此，这座店才可能存在下去，她管理着她自己和女儿丫丫的生活常态，这个以碧色寨为轴心的夜生活常态，可以延伸出她的梦幻。同时她也在管理着她的梦幻，在枝蔓丛生的天空之下，她的梦幻不是圆舞曲，也不是双人舞蹈。那是一种从她身体中漫溢出来的旋律，适合她始终如一地在这旋律之下往前走或者奔跑出去。在旋律中她不知道幻想过了多少次弗朗西斯乘火车回来的场景，有多少次她在这旋律弥漫中被暴雨淋湿了身体，她站在火车站，仰起湿漉漉的头颈看着天空……她抵达不了远方，也无法在这个世界上西去印度寻找弗朗西斯。她太平凡了，平凡得像那些从碧色寨脱颖而出的野花，那些摇曳之花，一年复一年地悄然开放……

4. 弗朗西斯与采桑子的见面

丽莎将弗朗西斯带到采桑子的过桥米线店门口时，采桑子看见了丽莎，却并没有被弗朗西斯所吸引。在这样平常的日子，每天到她店里品尝一碗米线的欧洲人来来往往，很多人下火车以后，同样拎着箱子，拎着身体中沉重的履历。她已经习惯了面对欧洲人的旅途，习惯了用她居住在碧色寨的那颗饱满的心接纳这个世界上各种身份者出现在她眼前。弗朗西斯发现了采桑子，就像他之前很快就认出了丽莎。在更多的情况下，女人面对时间比男人更能够接受熔炼，即使将她们投入炉火中，她们同样保持着身体中的灿烂。丽莎和采桑子就是同类的女人，她们置身在碧色寨，遭遇着不同的爱情故事——她们因时间和爱情中的光阴而闪闪发光，并在这里展现出她们的心智和成熟而健全的身体语言，她们从不因为爱情那欲哭无泪而丧失等待，也不会因为爱情那深沉而又无妄的归宿而失去挚爱。她们的根在这里，因偶然开始了她们从碧色寨延伸出去的爱情……这爱情熠熠生辉，闪耀如法国香槟飞溅之泡沫，如一个多雾的中午，从碧色寨奔驰而来的列车那些令人心醉而令人期待的哐当声……

现在，弗朗西斯已经认出了那个穿着棉花布衣的女子就是采桑子，就是他从大海的另一边寻找的女人，就是他历尽了十几年的漂泊和长旅以后，渴望见到的女人。

采桑子感觉到了什么？周围依然是那样，既寂静又喧哗，它的寂静中包

含着一朵花从怒放到凋零后的伤心，这样的时刻没有旋律绽放，它的喧嚣中充斥着—列火车途经碧色寨时的伤怀之旅的诉说声，这样的诉说需要众鸟的演奏，所以，它是缤纷而热闹的，采桑子感觉到从空气中突然涌来的松涛声，那些带着大海的盐味、腥味仿佛被这个满身疲惫的咖啡衣的男人带到面前。她的目光掠过了站在丽莎旁边的那个男人的两只咖啡色箱子，然后，目光很快上升，直到她的目光与这个男人的目光相遇。

这样的机遇，使弗朗西斯的身体终于越过了茫无边际的大海的渺茫，使他上了岸，他那被激流和漂泊所撞击的肋骨，在面对一个女人如水的目光时，终于沉了下去，他进到她眼睛的深水中，他在渴望这个女子用她深水中的睫毛挡住地平线。他希望漫漫长途终有归途，而这个女人就是他的归途。

这样的相遇，使陷入碧色寨乌有之乡的采桑子坚韧的身体突然想坍塌下地，因为在过去的十几年里，她不曾寻找到地上的棉花地，哪怕是她昂起头凝望着星空时，她都在历练着钢铁般的等待和梦想的磁铁，而此刻，她的身心如棉花那样柔软，因为她本就是棉花和水，此刻，她必须坍塌才可能接近这个真理：那些心怀着等待和守望者，终有一天会等到他们的爱人回来。

5. 关于碧色寨的空间问题和结构理念

丽莎离开了，她知道采桑子和弗朗西斯需要一个空间。唯有那个独立的空

间才可能承担和支撑十几年他们的分离之苦。

关于空间，碧色寨就是一个各种空间的聚集地。

比如，以酒楼的形式展开的空间，它必须为人服务，也就是说人是它的主宰者，人来了，就给火车站带来了人气，没有人，一座车站就是一座被人类所遗忘和废弃的符号而已。人来了，带来了声音、脚步，人的履历。人来了，编织纷乱和史学的人进入了车站，他们需要睡眠、私处，所以碧色寨从一开始就拥有了希腊兄弟俩修建的哥胥士酒店，它占据了碧色寨风水最佳的山坡，从此处可以眺望碧色寨通及的任何一个地理位置和方向，当人置身在酒楼，可以眺望到碧色寨外荒凉的山冈，它们是模糊的，因模糊而荒凉，在紫藤、丁香爬满的中西合璧红瓦黄墙上，那些苍茫的岁月似乎正在用尽力量在攀援，在这个空间里，进入碧色寨的商人、情侣、琴手、妖人、刺客……所获得的空间就是在碧色寨经历睡梦之香甜或经历失眠之漫游。

占地大约40亩的大通公司，在那个时期将碧色寨周围最幽秘的地理景象圈入其中，百年以后，仍可以探究里面迷宫和古堡似的墙壁，它们越过沟壑，

起伏的坡度中矗立起了高大的墙壁，在里面，设置着 20 世纪初叶碧色寨式的防盗枪眼，从里面可以窥伺外面的动局，一旦有盗贼进入枪眼之内，则会引起内部的喧哗。百年以后，当我进入其中，仍会被大通公司货栈点仓库所笼罩，这些百年之前的物流库场，仍保留着中西方的物质之潮流，它们犹如大海岸边的一个中转站和码头。从智慧的布局拓开了碧色寨通往异地和内地大门的物质生活，那块早已被荒野之草所覆盖的则是网球场——也可能是云南百年以前第一个网球场，在里面，你可以领略百年前网球场上的场景，你可以想象，那些打网球的云南人，那些打网球的欧洲人……这些空间促成了碧色寨繁荣的景色。

除此之外，还有亚细水火油公司代理分局，碧色寨是它的分局之一。这座纯粹由法国人经营的公司分局——揭开了云南内地灯光照明的一次革命，在之前，云南内地使用香油灯的历史逐渐地斑驳，取而代之的是采用水火油灯。除此之外是寸轨材料厂、安兴洋行、沙厘耶洋行、加坡公司、普利洋行代理局、巴黎百货公司代理处、英美烟草公司代理处……所有这些都占据了碧色寨的空间，正是这些空间使法国商人、美国、英国、德国、日本、希腊的商人们汇集此地，那些在百年之前到过碧色寨的洋货，那些大锡、棉布也同时到了此地。这些空间环行着碧色寨车站的血液纽带，失去它们，或者一旦丧失它们，碧色寨就会变成一座废弃的空城。

现在，在经历了十几年的长别离以后，弗朗西斯回到了碧色寨，他需要空间，尤其是在与采桑子见面之后，更需要空间独处。这样的空间不是一座仓库，他们不需要置身在充满物质意味的空间中诉说，也不需要前去寻找一座天籁之堂，在远离尘世的空灵旋律中失去现实，只会使他们变得更加虚弱不堪；这样的空间不是面对大海，那越过汪洋的彼岸太遥远，哪怕他们伸出双臂，已无法够到那些波涛汹涌；他们也不需要那些宏大的空间，比如人来人往的广场或者俱乐部的紫红色灯光之下，他们此刻需要的是独处，准确地说是两个人的世界。

丽莎离开了，她深信不疑，两个人的世界已被他们揽紧，在经历了漫长的分离之苦役以后，他们终于再次见面了。这就是他们所获得的空间，这样的空间可以在碧色寨的任何一个酒吧、车站、角隅、仓库的墙壁之下，采桑子的米线店的院内寻找到。

6. 希腊人马克和丫丫依然在山坡上拼读英文

弗朗西斯回来了，希腊人马克面临着什么选择？此刻，丽莎在寻找着马

克，她希望在第一时间中寻找到马克，然后好好跟马克说说现实生活。之前，丽莎就已经掌握了解了马克和采桑子及丫丫的故事。她长时间一直被马克对采桑子的关怀和爱情所感染着，每次散步到铁轨上的山坡，她都会看见马克带着丫丫坐在坡地上，那些金色的葵花枝头摇曳着，或者那些攀援在木枝杆上的豆荚饱满地吸收着雨水和阳光，在每个季节里，他们都坐在那块突兀而起的坡地上。马克在多少年来始终在那里独立地为丫丫上英文课，丫丫坐在草地上，马克忽儿会站起来，他手里拿着一本自编的英文课文，而丫丫手里也同样摊开了作业本。多少年来，这个场景总是出现在丽莎眼前，使她感慨希腊人马克的那种美好胸襟。后来，她知道了，马克曾试图带领采桑子和丫丫离开被飞机轰炸所笼罩的碧色寨，乘火车前往越南海防，然后再乘轮船前往他的希腊故乡，后来被采桑子坚决的拒绝了。为此，马克也同时放弃了离开碧色寨，决意留下来陪伴采桑子和丫丫。当飞机不断地盘桓时，人们在谈论着恐怖，同时也照常飞机离开以后继续生活。马克也如此，他经常带着丫丫坐在铁轨外的山坡，继续翻拂着他自编的英文教材书，为女孩丫丫上课。

继续，不仅仅是一个词汇，而且是一段旋律，只要这种旋律存在着，生活就可以展露出被我们已经尝试过的时间以及未被我们所经历的时间之谜。

丫丫已经习惯于坐在山坡上，倾听着她的希腊老师拼读的一个又一个英文词汇。

马克已经习惯于留在碧色寨异乡的天空之下，开着咖啡屋，除此之外，陪伴着采桑子和丫丫的现实生活，这是一种生活的继续的常态。

丽莎站在一棵橙树下看着这种常态。远远地，从微风中会送来他们各自拼读英文单词的卷舌音，那些演变在舌头下的故事，不仅仅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日复一日的现实，也同时使他们获得了精神和心灵上的慰藉和满足。

尽管如此，当一阵又一阵拼读英文词汇的卷舌音，随同微风荡漾落下去时，丽莎来到了他们身边。

首先，丽莎要让丫丫离开一会儿，丽莎说让丫丫回她母亲艾米莉的诊所去，帮她去书屋取一本英文词典。丫丫离开了。这里离碧色寨艾米莉的诊所所有 20 分钟时间，来回至少需要 40 分钟时间，这样一来，丽莎就可以在这 40 分钟时间里，揭开弗朗西斯出现的帷幕……

7. 揭开弗朗西斯出现的帷幕需要多大的力量

丫丫离开以后，丽莎坐在了马克旁边。

马克从丽莎的眼神中感受到什么事情发生了？尽管丽莎掩饰性很巧妙，然而，刚刚发生的事已经破坏了她眼神中那种惯有的金属和毛绒绒的饰帘，她已经熔炼得像钢铁和石头了吗？回答当然是否定，任何人也不可能用苦难将肉体简史历练成一部钢铁和石头之书。这正是人的局限，丽莎面对马克，或者触及到他和采桑子生活中最令人心碎和迷惘的一部分，所以，她惯有的那种掩饰失效了。

马克低声问道：“丽莎，你今天来一定有什么事要告诉我吧？”马克是冷静的，丽莎没有太多时间转弯抹角，因为丫丫很快会回来，她不可能绕圈子，那些圆圈，那些被人类之心所丈量过的深谷幽秘，需要大量的时间才可能到达，可她没有时间了，她务必坦言，于是，她说道：“今天弗朗西斯乘火车已经回到了碧色寨……”她本想继续说下去，然而刚把这个现实说出来，她就失语了。她为了那个被她已经说清楚的现实所揭开的无法再说清楚的将来而失语。

接下来是马克的失语，一种平静的失语。

微风晃动着旁边伸展在天空中的葵花枝亭的花果，那些金色的花快要蒂结果实了，所以它们欢快地在晃动着自己的身体。

丽莎必须打破自己的失语和马克的失语，因为丫丫很快就会回来的。她说道：“弗朗西斯回到碧色寨是必然的……”

“我知道是必然的，我比任何人都懂得这个真谛，弗朗西斯总有一天会回到采桑子身边……你以为我不知道吗？面对采桑子的等待，我似乎早就已经看见了弗朗西斯回来的现实……今天，他真的回来了……我早就知道这个现实，无论弗朗西斯走到多远，他终有一天会回来的！今天，他回来了，不知道采桑子有多高兴……有多高兴……你看见采桑子笑了吗？她很少笑，但即使她很少笑，采桑子那么美丽……”现在，马克一定要让丽莎告诉他一个现实问题，关于采桑子在看见弗朗西斯回来以后，有没有笑的问题。

丽莎不知道如何回答这个问题。因为当她从车站将弗朗西斯带到采桑子面前时，空气是那样沉滞。鸟飞的羽翼声无法进入这种空气中，花绽放的香气也无法弥散在他们再次见面时凝望的呼吸声中去。准确地说，在弗朗西斯与采桑子面对面的再次相遇中，因为内心的彷徨比喜悦更沉重，所以，丽莎逃逸了这个现实，逃逸了采桑子有没有笑的场景。

现在，丫丫回来了。

他们抬起头来，看见了那花骨朵丫丫穿越了山坡上的野草、野花，穿越了起伏不平的山坡地，迎着他们的目光跑来了。在丽莎无法面对希腊人马克

回答采桑子是否笑的问题时，丫丫跑到了他们面前。

丫丫手里拿着那本英文词典回来了。

接下来，丽莎想跟丫丫单独呆上一段时间。她用眼神暗示着马克，尽管马克还沉浸在刚才丽莎告诉他的现实之中。不过，他还是理解了丽莎的眼神。

他站起来，马克说他有事，先离开一会。

丽莎已经用尽了力量面对马克揭开了弗朗西斯回来的那道现实幕帷，现在，马克离开了。幕帷闪开以后，意味着马克将独自去面对这座舞台，马克站起来离开时的脚步并不轻松，他的身影离开时让丽莎感到一种沉重，就像自我沉迷在与周亦然的爱情中时，那种有缘无分之爱煎熬着她的生命历程。

这样的爱之历程使她获得了飘忽不定的命运。从这种意义上，她理解希腊人马克陷入的这个爱情故事。她在与周亦然所经历的有缘无分的爱情中，从而也获得了一种经验：爱情在更多时候就是在无妄和每天缥缈中与你所爱的场景和所爱者告别。

8. 面对丫丫，就是给她讲述这个关于父亲的故事

在丫丫还在母体中时，弗朗西斯就已经奔赴印度了。所以，丫丫的生活中没有弗朗西斯这个人物角色，父亲是缺席的。似乎采桑子也没有在丫丫的成长史上告诉过她弗朗西斯与自己的故事。当然，她告诉过那是丫丫开始牙语时，后来，马克来了。有一次，丽莎曾经问过采桑子，丫丫是否知道她的父亲去了印度？采桑子沉默片刻告诉了丽莎多少年来她一直没有对丫丫讲述过弗朗西斯西去的故事。这是因为丫丫出生不久就看见了马克，久而久之——在丫丫的心灵世界里，马克既是他的叔叔，也类似她的父亲，尽管她生命中从来不知道父亲的缺席是为了什么？而且，丫丫有一种奇异的素质，面对采桑子时，从不过问她的父亲是谁？也从不过问她的父亲现在在哪里？或许，丫丫已经在出世之后就习惯了父亲的缺席。而在这种缺席后不久，马克来了，马克来到碧色寨，出现在采桑子身边。不久之后，马克就成为了丫丫的英文教师，也成为了她成长时期的朋友伙伴。就这样，十几年时间稍纵即逝，在丫丫的心灵历程中，根本就没有弗朗西斯的位置。

而此刻，丽莎之所以要单独面对丫丫——就是要揭开弗朗西斯与采桑子，与丫丫的亲密关系。她牵着丫丫开始沿着山坡往里面走去，她将那本英文词典送给了丫丫，这是序幕拉开以后的开头戏，然后，她突然问丫丫是否聆听过采桑子的心音，丫丫摇摇头，丽莎突然意识到了丫丫才是一个十二岁的女

孩子，面对这样的年龄，要用最平实的语言与她交流。于是，她问道：“丫丫，你是否梦见过自己的父亲。”“你说什么，父亲……没有，我没有父亲……”丫丫很快就否定了父亲这个词汇。“如果你的父亲回来了，从一个最遥远的世界回到了你身边……你会接受你的父亲吗？”丫丫笑了说道：“丽莎阿姨，父亲……我不知道……你到底在说什么……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话……”丫丫只有十二岁，她显然对父亲这个话题感到陌生，这样一来，丽莎突然意识到了必须面对这个十二岁的女孩子，必须让时间倒转，回到蒙自城去。她轻轻走过去，再一次牵住了丫丫的手，然后她们走到了一座高一些的山坡，坐在山坡上，丽莎的思绪回到了蒙自，就这样，她把弗朗西斯与采桑子的故事告诉给了丫丫。

火车的哐当声扑面而来，仿佛在百年以前震撼过十二岁女孩丫丫的那个爱情故事如火车的哐当声撞击着她的胸膛，此时此刻，百年时间已经过去了，然而，作者的我，依然能够寻找到丽莎携带着十二岁的丫丫来到那座山坡上的时间，那正值秋色盎然的时刻，也是山坡上橙树挂满果实的时刻，也是弗朗西斯回到碧色寨的时刻，从而也是十二岁的丫丫坐在山坡上，嗅着满坡的橙香味弥漫而来的时刻，在这个重要的时刻，丽莎怀着对人性的悲悯，怀着对爱情的理解，将这个故事告诉给了丫丫。百年以后的我，重又寻觅到了那座山冈，仿佛许多秘密正在被剥开，犹如果橙被剥开了……在剥开果橙的时刻，那些果核细密地编织着那些甜而醇的果肉，那些肉质细腻的橙，比如十二岁的丫丫在那个时刻必须接受的一个现实：她的父亲回来了，她从来不知道也从来没有拥有过的父亲回来了……

9. 百年以后的碧色寨面临着什么

百年以后的碧色寨被几种现实所笼罩着身体。

其一，它首先是寂静的，当碧色寨不再是一座热闹非凡的特级火车站时，酒楼、货房、医院、邮局消失了。当然，那座村寨依然紧紧依傍着碧色寨昔日的车站，它不可能消失，因为在碧色寨车站之前它就已经存在了。常识和先知告诉我说，凡是在碧色寨车站以前存在的世界都仍在继续存在下去。跳虱似的碧色寨依然存在下去，在里面，人们依然是在繁殖着生，同时制造着死亡；植物纵横的山冈也依然绵延下去，那些草木，那些昆虫和野兽依然在百年以后仍在碧色寨以外的山冈上生活着，流水环绕着碧色寨，它也将永远存在下去，除外，映在碧色寨的日月也在环绕着山冈、村寨，它有一个永恒

存在下去的理由。因为，在特级火车站未降临以前，日或月就已经笼罩这座山寨了。

其二，特级火车站的原型风貌也存在着，它是百年以后被遗梦所推到我们眼前的一种图像，当那些无以计数的画册、博物馆以收藏滇越铁路的史迹为珍品时，它的原型风貌不可能在画册、博物馆的墙壁真实地吐露着遗梦的忧伤和弥香。如果你一定要与碧色寨相遇，那么，请你一定登上火车前往碧色寨，只有置身在特级火车站的原型风貌中，你才能感知到从远方拍击着你心房的那种忧伤的喏当声并不是传说，而是眼前的生活，历史历尽人类的一切心智之温柔，伸展时间的魔力维护着碧色寨的原型风貌，所以，即使在百年以后，你也可以能触摸到三面钟，水塔……

其三，百年以后的碧色寨面临着被沉迷于滇越铁路往事的人们所看见，他们来了，带着上好的照像机、摄像镜头，在一些时刻，美女们也来了，她们将碧色寨作为背景，于是，这些图像会出现在百年以后的印刷机的翻流中，美女们穿着现代时装，力图贴近碧色寨的遗梦。寻梦者也来了，1910年的列车过去以后，碧色寨出现了巅峰时特级车站风貌，尔后是战乱翻滚中的风云覆盖了碧色寨上空，就这样，碧色寨在以后的时间里，面临着被世界遗忘……然后，又是下一轮的时间，被世界重新看见。

其四，碧色寨车站以它的历史不断地吸引时间的触抚，它从一出生的那一天就已经知道：它得到过多少时间魔法的变幻，就必须付出其痛苦、搏斗的代价。由此，它就是我们人类的一个遗址，类似身体的器皿，这一切，在百年以前的车站，它就已经接受了那些奔涌而来的列车的轰鸣，在鸣叫和喏当的旋律中，因为获得过时间之爱，也同时获得过满面的皱褶，异乡人的抚摸……由此，碧色寨的原形车站就是一座自然博物馆，收藏过人类伤心的眼泪，抚摸的高潮……

10. 铁路工程师迷恋人字桥的险境以及回忆的辛酸

人字桥架在深渊之上。就像两个人对视，爱情的浮沉而无妄的深渊——只剩下一滴水了仍然想将身体投进那深渊——由此，他们蔑视蕴藏其中的危险——包括死亡。这些东西，只有当我们面对人字桥时才能知道——我们也才可能理解——那八百多人用身体铺垫起了枕木、铁轨——之下是无底深渊——之上则是天籁飘过云端之碧壤。无论如何，每次看到人字桥——我们的悲伤都会再度升起。更多年以后，这座桥梁包括碧色寨车站的原貌都会从地